

“鄂君子皙”问疑

陈伦敦 李斯斌

一、“鄂君子皙”的提出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宋咸淳元年(1265)镇江府学刻元明递修本《说苑》卷第十一《善说》篇“襄成君始封”一段,有“鄂君子皙曰:‘吾不知越歌,子试为我楚说之。’”云云。^①

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本《说苑》残本,傅增湘“疑宋末元初重校覆刻之本”^②,徐建委先生认为是“元大德七年云谦刻本残本”^③。经我们仔细比对北大藏本、元大德七年云谦刻本《说苑·善说》“襄成君始封之日”一文,发现两者确实一致,大德七年云谦刻本及以后所见诸本、近人整理的《说苑》诸校本“襄成君始封”一文中俱载为“鄂君子皙”。

但“鄂君子皙”这一说法颇值得怀疑。事实上,唐、宋类书《北堂书钞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太平御览》以及《文选》注(集注、六臣注、六家注、李善注)、《事类赋》、《楚辞集注·楚辞后语》题解、《分门集注杜工部诗》注等宋咸淳前之书,引用《说苑》皆只提“鄂君”,而不及“鄂君子皙”。亦有引“子皙”之事,不过也只言及“子皙”“公子皙”。可见“鄂君”、“子皙”两者泾渭分明,并没有“鄂君子皙”之说。

二、“楚子皙”不可能是“鄂君”

关于子皙,《左传·昭公十三年》:“楚公子比、公子黑肱、公子弃疾、蔓成然、蔡朝、吴帅陈、蔡、不羹、许、叶之师,因四族之徒,以入楚。及郊,陈蔡欲为名,故请为武军。蔡公知之,曰:‘欲速,且役病矣,请藩而已。’乃藩为军。蔡公使须务牟与史婢先入,因正仆人杀太子禄及公子罢敌。公子比为王,公子黑肱为

①刘向:《说苑》卷十一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宋咸淳元年(1265)镇江府学刻元明递修本(中华再造善本),2003年。

②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题记》卷六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年,第290页。

③徐建委:《刘向〈说苑〉版本源流考》,《文献》2008年第2期,第60页。

令尹,次于鱼陂。公子弃疾为司马,先除王宫,使观从从师于乾谿,而遂告之,且曰:‘先归复所,后者剿。’师及訾梁而溃。”^①

《史记·楚世家》:“(楚共王)三十一年,共王卒,子康王招立。康王立十五年卒,子员立,是为郢敖。康王宠弟公子围、子比、子皙、弃疾。……十二年春,楚灵王乐乾谿,不能去也。国人苦役,初,灵王会兵于申,僂越大夫常寿过,杀蔡大夫观起。起子从亡在吴,乃劝吴王伐楚,为间越大夫常寿过而作乱,为吴间。使矫公子弃疾命召公子比于晋,至蔡,与吴、越兵欲袭蔡。令公子比见弃疾,与盟于邓。遂入杀灵王太子禄,立子比为王,公子子皙为令尹,弃疾为司马。……是时楚国虽已立比为王,畏灵王复来,又不闻灵王死,故观从谓初王比曰:‘不杀弃疾,虽得国犹受祸。’王曰:‘余不忍。’从曰:‘人将忍王。’王不听,乃去。弃疾归。国人每夜惊,曰:‘灵王入矣。’乙卯夜,弃疾使船人从江上走呼曰:‘灵王至矣。’国人愈惊。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:‘王至矣,国人将杀君,司马将至矣。君蚤自图,无取辱焉。众怒如水火,不可救也。’初王及子皙遂自杀。丙辰,弃疾即位为王,改名熊居,是为平王。”^②

由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可知楚子皙乃是春秋时楚康王(公元前559年—前545年在位)之弟,名黑肱,曾当过令尹,不过只当了十来日就因政变而自杀了。未曾封鄂君,且“楚封君制始于春秋之末,最早出现的封君,当为受封于楚惠王十二年(前477年)的析君公孙宁”^③,子皙时楚国尚未有封君制。

三、《说苑》一书本身即存在问题

又《说苑》一书本身即存在问题,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九:“今本南丰曾巩序,言《崇文总目》存者五篇。”^④《曾南丰先生文粹·说苑目录序》:“刘向所序《说苑》二十篇,《崇文总目》云:‘今存者五篇,餘皆亡。’臣从士大夫间得之者十有三篇,与旧为十有八篇,正其脱謬,疑者阙之,而叙其篇目。”^⑤可见《说苑》一书在《崇文总目》时只剩五篇了,曾巩加以收集补为十八篇,但今本《说苑》一书乃是二十卷,宋咸淳元年(1265)元明递修本《说苑》又是在曾巩基础上补足二十卷的。

曾巩补足《说苑》又涉及补十三卷、十五卷的问题,兹略述如下。宋嘉定十三年(1220)陆子通溧阳学宫刻本《渭南集》卷二十七《跋〈说苑〉》:“李德刍

①孔颖达: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四六,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1980年,第2069页。

②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四十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1703页。

③何浩:《战国时期楚封君初探》,《历史研究》1984年第5期,第100页。

④陈振孙撰,徐小蛮点校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九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271页。

⑤曾巩:《曾南丰先生文粹》卷二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宋刻本(中华再造善本),2004年。

云:馆中《说苑》二十卷。而阙《反质》一卷。曾巩乃分《修文》为上下,以足二十卷。后高丽进一卷,遂足。淳熙乙巳十月六日。务观书。”^①又宋淳祐庚戌(1250)本《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》卷三上:“《说苑》二十卷:……鸿嘉四年上之,阙第十三卷。”^②

由以上宋刻本《曾南丰先生文粹·说苑目录序》(言缺两卷)、宋嘉定本《渭南集》(引李德刍言缺《反质》一卷)、宋淳祐庚戌本《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》(言缺第十三卷)可知,曾巩所整理的《说苑》乃十八卷,阙第十三卷、《反质》两卷。

“鄂君子皙”,《说苑·善说》亦只在“襄成君始封”一文出现。《说苑·善说》中“遽伯玉使楚”一文,其言“公子皙”,而非“鄂君子皙”,他书引此文,亦只作“公子皙”。

《北堂书钞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文选》注(集注、六臣注、六家注、李善注)、《事类赋》、《楚辞集注·楚辞后语》题解、《分门集注杜工部诗》注引《说苑》皆只提“鄂君”,而不言及“子皙”。《说苑》一书宋初残缺剩五篇,曾巩从别本补齐十八卷。故,《说苑·善说》“襄成君始封之日”一文中“鄂君子皙”明显有误,“子皙”二字乃是后人所加。

但历代对于《说苑·善说》“襄成君始封之日”一文中“鄂君子皙”此条竟不出校释。刘文典《说苑斟补》^③、赵善诒《说苑疏证》^④、向宗鲁《说苑校证》^⑤、等所有校注本,对此皆无校注。由此,使得许多研究成果引用此文,皆以为《说苑》此处原本有“子皙”二字。如游国恩先生认为鄂君子皙即指春秋时楚康王之弟子皙。^⑥

尤其是《鄂君启金节》出土后,对于鄂君启与鄂君子皙更是出现了许多错误的看法。殷涤非先生认为“因疑鄂君子皙与鄂君启当系一人,或启为王子之名,子皙为王子之字,故《越人歌》言‘得与王子同舟’,大约启即楚怀王的儿子”。^⑦何浩先生认为“楚有两名鄂君:鄂君子晰与鄂君启。鄂君启是楚怀王时的封君。……而宣王与怀王之间的威王之时,文献中却未见有令尹的记载。以此分析,子晰为威王时的令尹、封君的可能性要大一些。鄂君显然是两人,并不是一人。子晰活动于威王之时,启活动于威王之子怀王之时。很有可能,鄂君启

①陆游:《渭南集》卷二十七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(中华再造善本),2004年。

②晁公武:《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》卷三上,四部丛刊三编第29册,上海书店,1985年。

③刘文典:《说苑斟补》,云南人民出版社,1959年,第239页。

④赵善诒:《说苑疏证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85年,第310页。

⑤向宗鲁:《说苑校证》,中华书局,1987年,第277页。

⑥游国恩:《游国恩楚辞论著集》,《楚辞概论》,中华书局,2008年,第23页。

⑦殷涤非:《寿县出土的“鄂君启金节”》,《文物参考资料》第4期,第11页。

也就是鄂君子晰之子”，^①杨宽先生则认为鄂君启为楚怀王时封君，鄂君子晰为楚顷襄王时封君，又认为“鄂君子晰和鄂君启可能是一人，启是名。子晰是字，因为‘启’和‘晰’的字义相通，时代又相当”。^②

四、“鄂君”会是谁

至宋本《说苑》增衍“子皙”二字，后人便对鄂君多有猜测，随着鄂君启金节的出土，使得子皙是否为鄂君启的讨论便开始出现。实则，讨论“子皙”是否为鄂君乃是受到《说苑》增衍“子皙”二字的影响，现在的问题是《说苑·善说》的鄂君是谁？他会不会是指启呢？就目前所能看到的关于“鄂君”的材料来看，除《说苑》所载之外，1987年所掘《包山楚简》中亦有提及“鄂君”之名。据序言，此墓为邵陀，下葬为公元前316年。《包山楚简》所记鄂君有“噩君之司败拿丹受期”^③、“噩君之人拿邲”^④之事，又载“大司马邵阳败晋师”一事，此与《鄂君启节》所载相同。可见，此处鄂君必是指“启”，今天所能看到的关于“鄂君”的记载，实际上都指向了启。

就启所生活的年代来说，确实有很大的可能性。启活动于楚怀王之时，“鄂君启节”制作年代为楚怀王六年^⑤（公元前323年），而襄成君封君在楚顷襄王时，这样庄辛说到鄂君听《越人歌》时也就隔了十来年时间，以他之事来作喻是非常正常的。鄂君启与屈原的活动时间相近，从《越人歌》的诗歌风格也可以看出，风格与屈原诗歌相近。朱熹《楚辞集注·湘夫人》“沅有芷兮澧有兰，思公子兮未敢言”句注曰：“其起兴之例正犹《越人之歌》所谓‘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悦君兮君不知。’”^⑥此外，鄂君启在《史记·楚世家》无记载，这似乎也能说明宋本以前所有提及鄂君之文皆未能表明鄂君是谁，盖汉时鄂君已然成传闻而不得其姓名。由此，《说苑》中的鄂君极可能为启。

依现存材料来看，鄂君是启的可能性很大。《说苑·善说》中原本提及鄂君，“鄂君子皙”中“子皙”二字在宋咸淳年间已为人所加。至于其加“子皙”的原因，恐乃因当时人已不知有鄂君启，又因子皙是楚康王之弟，当过令尹，故误加上“子皙”二字。而当前诸多校本不出此条，以至后人误以为《说苑》原本作“鄂君子皙”而得出了许多错误结论，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陈伦敦，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

李斯斌，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

①何浩：《战国时期楚封君初探》，《历史研究》1984年第5期，第107页。

②杨宽：《战国史》附录《战国封君表·楚国的封君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692页。

③《包山楚简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21页。

④《包山楚简》，第32页。

⑤殷涤非：《寿县出土的“鄂君启金节”》，第10页。

⑥朱熹：《楚辞集注》卷二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宋端平二年（1235）朱鉴刊本，1953年。